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快心編傳奇三集

第十回 希懋先登高自作孽 凌駕山看雪鳥鳴冤

詞曰：凍合江天一色，凜凜朔風吹雪。且酌醇醪拚一醉，忽地係懷蒼赤。念此際窮民，多少饑寒愁絕。乍聽烏鴉饒舌，似有鬼神提掇。只為善免冤枉事，受盡惡人磨折。終究禍臨頭，應悔當初作孽。——右調《離南燕》

話說柳延秀納過吉期，張家妝奩各色齊備。到了八月十六日絕早，柳延秀打發花燈彩轎起身，自有標下官員替主帥奔走效勞，合營兵丁無不趨踴踴躍。河下擺開十數隻大船，岸上有百十頭駿馬，水陸並進，一路笙歌聒耳，鼓樂喧天，非常熱鬧。有《燕春台》一詞為證：

素景流輝，涼飄薦爽，桂林蕊綻金黃。卜吉茲辰婚媾，慶溢華堂。營開細柳飄揚，看繡旗彩扇，光浮江甸。笙簧弦管，響應霓裳。花燈霞擁，翠摺雲張。歌童雅飭，侍女宮妝。麝蘭馥鬱，沿途觀者如狂。水陸兼程，雕輿駿馬，錦纜牙檣。盡芬芳、夜來明月映，分外風光。

柳延秀遣發迎親船轎燈火人夫，又打著總兵全副執事，抬了轟天大炮，遇停船起行之處，俱開放大炮。河裡行船，岸上走馬，水陸兩路，望揚州前進。

這邊張哲家裡，屋宇也寬，備下百十來桌小酒，一二十席盛筵。又叫下了四五隻大船，坐送親之人，及裝載嫁妝等物。家中叫齊樂工人等，以便迎接花轎。堂中鋪紅結彩，擺設整齊，儂相樂人，成行站立。

午間，柳家娶親人到。三聲炮響，鼓樂齊鳴。穆氏在裡面打扮女兒，珠圍翠裹。許多迎親的人，一齊坐席飲酒；魏義也在旁廳，盛筵款待。張哲親遞過了酒，便著一管家相陪。飲宴已畢，魏義先行別去。儂相贊詞相請，婉玉與母親拜別，痛哭登輿。花燈彩旗在前先走，執事人員在後擺列。近轎便是迎親送親的一班婦女，個個雲鬟翠袖，掛彩簪花，約有四十多人；各提了寶蓋金爐，燒的沉檀蘭麝，煙雲繚繞，撲鼻濃香。轎後軍兵護衛，都騎著高頭大馬，錦鞍繡轡，金勒紅纓，一路出城到船。真個香風塞路，花陣侵眸，哄動了滿城士女齊來觀看，鬧熱非常。張哲父子夫妻，男有男親，女有女眷，都坐了轎，隨後下船。看看走到船頭，有報事的軍人跪在彩轎旁邊，稟稱升炮，隨轎員役高聲吩咐登答，然後放炮下船。做書的恐怕嚇了轎內新人，如此護持。真聖歎所謂「開卷又恐風吹，捲卷又恐悶氣。」一笑。深大金黃傘蓋罩在船頭，彩轎直上船來。緊靠船門歇轎。眾婦女蜂圍蝶簇，婉玉落船坐下。張家送親的也一總下船。放炮開行，水陸照舊回轉。一路點鼓掌號，一番細樂，一番大樂，喧喧嚷嚷。

前到瓜洲，先有報馬進衙門報知。此時已黃昏時分，青天皎潔，月色光明。柳俊穿著大紅袞龍繡袍，烏紗玉帶，在署專等。這邊新人坐轎上岸，照前擺設。這番因燈燭熒煌，火光照耀，映著月色，分外精神。少頃到了衙門，標下官員一總大紅圓領，也有束金帶的、銀帶的、角帶的，數十餘員；就是這姚勝期，也擺列在內，總在轎門口站著。見花轎到來，一齊打恭，偃僂罄折。花轎直到大堂，進宅門，過二堂，至三堂住轎。柳俊出迎，又抬進臥房樓下，才歇定了。開了轎門，婦女們簇擁新人出轎。照地方風格，抬過香案，雙雙拜過天地，然後新人交拜，攜手上樓，吃了合巹杯。各役都散。柳俊差人出去，謝勞標下各官；又差人請岳丈岳母舅爺到署，張哲都回謝了。柳俊隨令送下十餘席盛筵，並犒賞了隨從及送親船隻人等。張哲收了酒，打發賞錢，也便開船轉去。柳俊與新人在房對飲，兩旁侍女紛紛服事。婉玉去了繡兜坐席，柳俊舉目一看，見新人美豔非常；婉玉也偷看柳俊，年少風流，昂藏軒舉，各自得意。互相看了，便都驚訝起來。你道為何？只因你我都像那裡見過一次，各起疑心，然也只好各肚裡轉念。酒散後，撤過席面，侍女出房。兩人解衣就寢，美滿恩情，歡忻無限。有《魚遊春水》一詞為證：

歡愛今宵起，弄玉還應配蕭史。團圓明月，照得人間旖旎。襟解羅襦散麝蘭，春濃秋夜諧魚水。無限恩情，溫柔鄉里。時正值妙年芳齒，玉樹雙花蓮並蕊。更饒富貴榮華，風流自喜。但憑燈影乍窺妍，不道園亭曾睹美。燕爾新婚，舊家桃李。

當日起身梳洗，果然各疑那處見來。柳俊借事遣開婢女，笑謂婉玉道：「夫人，我於去年春間，曾在一處見人家一個女子，酷類夫人相貌，雖精神光彩那女子固自不及，然眉目丰儀，竟有些相像。」婉玉笑對道：「相公在那處見來？為何便與賤妾相似？相公生長北方，何以竟似此間聲口？」柳俊道：「我原是北直人氏，住在揚州日久，所以聲音竟是揚州。夫人是揚州生產，何以聲口反不相同？」婉玉道：「這也有個原故。」柳俊道：「實不瞞夫人說，我出身始末，宅上自知。去年我未遇時節，在山東兗州府報恩寺裡，見一女子，有似夫人。」這婉玉在張家，張哲父子因將婉玉許配柳俊，不便把柳俊出身提明，故此婉玉其實不曾曉得。今見說「實不相瞞」，又道「宅上自知」，其中必有緣故：「當時在家時，聞老爺提拔一個少年將官，說道是人家小廝。今在我面前這般卑遜，莫非即是此人？又聞說就是同寓山家的人；「若果是他，正好問一端的，完了小姐心中之事。」再聽得說：「在山東兗州府報恩寺，遇見一女子。」這話一發有據。便記起：「去年在報恩寺裡，我曾替小姐往隔園折取千葉桃花，在那山相公寓內見一少年，生得頗不凡俗。今丈夫面貌，著實相同。」沉吟一回，愈看愈似。柳俊道：「夫人，你為何這般著想？」婉玉道：「賤妾亦曾在那裡見過相公來，是以心上轉念。且問相公，在報恩寺中何以看見女人？莫非來寺中燒香遊玩的麼？」柳俊笑道：「並非燒香遊玩。」婉玉道：「既非燒香遊玩，何以女子進得寺門？」柳俊見問得吃緊，妙。心下驚訝：「這夫人口聲，是個會吃醋。看他的情性，我卻不合說了。」也只得直說道：「是作寓在那寺中。那女子便是同寓的宅眷。」婉玉聽了，愈更無疑，乃笑說道：「相公去年寺中所見，莫非就是賤妾？」柳俊也笑答道：「方才下官原不相瞞，宅上自知下官出身始末，夫人為何把我這般消遣，教我何以為情！」此種情態妙極。

婉玉失驚正色道：「賤妾蒙相公不棄，使侍巾櫛，萬分有幸。怎麼敢來消遣？相公榮遇，實有未知。」柳俊聽了，也詫異道：「夫人生產此鄉，那有不知下官始末？怎麼這般說話！」婉玉道：「賤妾實不曾生產此鄉，在家中亦並不知相公始末。」柳俊在先原疑心玉飛往來丁家時，未曾聽見說玉飛有位妹子，因凌駕山說想是異母之妹，隨父住在涿州，故聲音絕非此處，也把凌駕山的話信為確然。乃道：「夫人隨尊父久住涿州，故不知我的原委，難道令兄輩時常曾不說及？怎麼夫人恁般口緊！」婉玉道：「其實不知，相公休怪。」柳俊道：「既夫人真個不知，今既蒙不棄，得遂姻親，我便與夫人細說。」乃將自己如何在丁家效力，他家如何害凌駕山，自己如何送信同行，如何寓在山東兗州寺內，遇見李公，如何遇賊竊發，與凌生相離，如何得李公收留，剿滅賊黨，建此軍功，乃得到今日地位的事情，略述一遍。

婉玉始知備細，歡然大喜道：「賤妾嘗聞得說，古來英雄豪傑，總屬崛起。當因窮未遇時節，顛沛流離，更有甚於此者。相公這般境界，正是上天成就相公處。只是要問相公，彼時寓報恩寺中，又有姓山名繁的同寓，這人何在？」柳俊聽了大驚：「此事只有凌駕山與我、及李小姐與李小姐侍女知之，怎麼夫人也都知道？」此時柳俊還不敢認夫人為李家侍女。肚裡驚奇，未曾回答。婉玉笑道：「相公直道衷曲，賤妾亦無所諱。」乃將自己如此長養在李家，被李再思如何冤陷賣與張家，義父如何認女始末，先敘一遍。又將李小姐如何恩待，情勝同胞，李公如何致仕回家，路經山東兗州報恩留寓，李小姐在樓上見了隔園桃花，「令我在隔園折取，遇見姓山的書生，那時卻見一人在旁，酷類相公。怎麼今說是姓凌的？只這姓山的更何人？」柳俊如夢方覺，大喜道：「原來那時來折取千葉桃花的，正是夫人。我說那有相貌相同的，便得這般一模一樣。凌駕山尊名叫做六繁，因避禍出門，恐被冤家追緝，故此改了山麓姓名。那時我正在那邊，已曾與夫人觀面相識。今日輾轉湊來，原在一處。真是姻緣有定，再不與人料的。設身處地，真個詫異，真個快活。只是李小姐當日各有詞章酬和，夫人難道倒忘記了麼？」

婉玉此時方才一總透徹，也歎姻緣前定，天公聚合之巧，乃道：「李小姐靈根慧性，遠邁尋常，幽恨深情，獨超千古。此事總屬鍾情所至，賤妾亦何忍明言。但我兩人已遂一面夙緣，只這凌駕山既已高發，未識可曾向我老爺求親否？」柳俊見婉玉如此忠厚存心，方知是賢曉有守之人，不是那等嫉妒不良之婦。疑心他有吃醋心腸，卻是差了。乃道：「夫人竟煩煩惱，此親已就，真有夙

契。」乃把李公將女竟欲許配於我，我如何辭卻，因同石佩珩做媒，說與駕山：「今已在京納過聘禮，翁婿兩下情誼甚篤。原擬入秋便要完娶，因點了江西巡按，姑待將來。只是一件，凌老爺已是滿稱初心，只怕李小姐尚以山處心願未諧，只怕有些不快。」婉玉以手加額道：「小姐得遂夙緣，我兩人亦復相合，天公弄巧，聚散有情。然待賤妾更覺加厚。」柳俊道：「為何？」婉玉道：「相公建立功名，膺此顯爵，知君未娶，誰不願附絲蘿，閨閣多嬌，何有於妾？若不過房張家，那能仰配君子！」婉玉有德。柳俊也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李再思冤誣夫人處，正是成就我兩人的姻緣。今後也休怨恨他了。」婉玉道：「賤妾得能如此，這些仇怨一總消除，不復介意。」當下二人在房裡說話良久，侍婢們候了一回，也搬茶托水，進來服事，便都說了別話去了。柳俊固係英雄丈夫氣概，然見夫人恁般標緻，又有識見才能，談吐之間毫無鄙俗。那不歡喜！真是如膠似漆，恩愛非常。

到了三朝，張哲又備絕盛的禮儀，送到衙門裡來，又差了家人婦女等來看小姐。柳俊亦重加看待，擇期到岳家拜認。張哲舉家忙亂備辦。到了那日，柳俊攜了盛禮，打了全副儀從，下船到揚州，親拜岳丈岳母。張哲已備下戲筵，請了賓朋親戚陪席。少頃柳俊到門，三聲炮響，頭踏傳呼，軍士簇擁，非常顯耀。觀者摩肩疊踵，個個驚奇。柳俊到堂，執子婿之禮，見過岳父母，然後即舅相見，與眾親朋亦各敘過。張哲舉家見柳俊儀容秀麗，聲勢尊嚴，喜得心孔沸開，眼都沒縫。柳俊隨令軍兵抬上二十四抬禮物，是五色摺絲四十端，五色大緞四十端，金壺金杯全副，金爐玉杯、金釵鳳冠、牙箸銀爵、鎮書玉尺、壓被金狷等，共二十件，其餘便是糖餌裹餡果品食物。張哲先收了果點食物，後又量收了些，柳俊諄諄不已，方一總受了。擺開筵席，柳俊正中高坐，親戚旁席奉陪。戲子搬演新奇，笙歌迭奏。其餘隨從人役無不醉飽，兼有賞錢。黃昏酒散，柳俊起身作別。張哲又備了盛酒，送下船來。直到三鼓回衙。隨便擇日設席，請岳父母並玉飛舅兄到署，也十分費事。如此往來，又鬧了半月多，方才稍歇。

且說石瑋珩歸署後，才曉得凌駕山聯捷，總因已前往浙省公幹，又為尋覓妻子，無暇他及。今靜坐署中，方理及諸務，替駕山十分得意。料想此時李公當回，親事必然成就。又過了幾日，果有京報到來，駕山補了試御史，李公已回朝廷，因他撫綏有功，重加厚賞，不勝大喜。乃向夫人道：「自駕山被誣，我與他受盡艱苦，今日都已成名。」翠翹亦不勝感歎。佩珩意中，欲打發一人往京候問李公，兼候駕山、延秀。卻見又有京抄報來，柳俊補授淮揚總兵，駕山巡按江西，俱乘傳赴任。料想此兩人親事必然妥貼。柳延秀在揚州，張家嫁女甚便；駕山自然候差滿完婚。便另先差一人，齎稟揭往京師問李公。隨後措辦了兩副賀禮，差張芳齎了兩封書，先到揚州，後往江西回來。

張芳領了言語，夜住曉行，到了揚州，正值柳延秀娶過夫人。張芳投了書信，柳俊隨著進見。張芳遞了賀儀，稟道：「家老爺尚未知柳老爺新婚大喜，止備有到任的禮物，乞柳老爺驗收。」柳俊吩咐家人收了，款待張芳。知他要到江西，次日便給賞了路費，封了回書，又封了一個稟揭，就托張芳帶往江西候問駕山。柳俊見瑋珩書上備述尋妻之事，也替他十分歡幸。隨也差家人齎了書儀，往吳淞來。

這邊張芳自揚州起身，下了長江，到江西按院出巡所在，投了書信賀禮。駕山見瑋珩書上備述妻自足萬惡異常，妻子遭了無窮顛沛，設或投江身死，無處尋蹤，畢生懷念還屬尋常，淑女幽貞何從表自？也替他兩人著實感歎忻慰。敘凌、柳兩人知瑋珩尋妻之事，各詳略不同，甚有分寸。又見柳俊已畢過了姻，書來問候，也自歡喜。留張芳住了數日。卻見魏義也到，就叫魏義齎了禮物回書；另備一副厚禮，送與瑋珩夫人，是賀盟嫂的贊敬，一同張芳往吳淞來。

比及到時，柳家差來送禮的人已經回去。又帶一筆，前話便有收拾。張芳進衙門，回了兩處的話，瑋珩傳魏義進見。魏義磕過頭，遞上書札及兩副禮物，瑋珩拆書收禮，乃留魏義衙內住歇。瑋珩先見柳延秀差人來賀，已知他畢姻得意，今見駕山書上說親事已諧，俟任滿完娶，也將兩家的事情說與夫人翠翹。翠翹也替他們歡喜。又見駕山為他送禮，十分感謝。魏義住了多日，要回江西。瑋珩寫了回書，給與盤費。

魏義回到江西，主人又出巡到撫州府，便到撫署回話。駕山此時巡歷將遍，清正自持。百姓畏威懷德，載道謳歌；官吏恪守功令，洗腸滌慮；豪強聞風斂跡，改惡從善；獄清政簡，也自快意。那知猶有慙不畏死之徒，恣行兇惡。你道此人是何等樣人？何名何姓？原來此人姓希名寧，原籍吉水縣，就是做南直淮揚道的，他為審屈了凌駕山，失出了慎明、賴錄，後賊破事發，希寧革職歸家。雖則革了職，他的官囊豐富，落得歸家受享。偏不肯享，偏要作出事來。但他為人貪狠不情，親族裡邊，知交面上，沒一個相好的，都恨他不過。歸家未及一月，便有幾處冤家要來發覺。總因希寧平昔過端有如山積，待這班人的不堪難以枚舉。又因他有三個兒子，都是納粟中書，只知倚父官勢，在地方作橫，那曉得人情世故和氣為先！三子之中，又是那第二個兒子，叫做希懋先，更加撒潑放肆，以此鄉黨鄰里切齒痛恨。這希懋先的妻子，是撫州府東鄉縣喬進士的女兒，兩下親家，性頗相同，因此往來極厚。希寧見本地方難以容身，便挈家到東鄉縣來依附喬親家，為久安長住之計。那知生了這般性格，明知因做人不好，故此本地不得安居，如今搬到東鄉，可該改弦易轍？他卻明知故犯，偏不肯改。一味逞著素性，欺壓鄉鄰。如有與他干涉，無不吃他的虧。住不上半年，又有許多受他荼毒的。

這東鄉風俗極盛，九月登高之際，大家小戶都出來遊玩。有一家姓洪名源，號奉源，生有一子一女。女兒卻生得好，年紀十七八歲，竟有絕世丰姿，一縣出名。人人仰慕。這日重陽佳節，也出來登高。卻被希懋先看見，問起根由，原來芳名素著，便要娶他作妾。明日便托人去說。這洪奉源的妻子繆氏，性格極其惹厭，家世原屬平常，便賣弄得簪纓第一；形狀固無足取，偏扭捏得體態無雙。見富貴人，又不在他心上；待貧賤的，又會極其欺凌。遇能事的，又不肯輸心；若蠢笨的，又狠加貶駁。惹著哭罵，便三日三夜不得住口；婦女閒談，又說高說低，善於攤眼。及至做事，又餓酸得不得了。所以養了這般好女兒，豈無人求家親？只為做娘的惹厭不著腔，故此還無人來聘定。可見人惹厭不得的。若惹厭了，雖有好兒女，都無人要。今被這希懋先看見，立刻托人來說。這繆氏聽見說要娶去做小，不等那人說完，不問頭由便罵。來說事的人沒趣，向希懋先回覆，未免又加幾句不中聽的話。

這希懋先又是一個慣撒潑行兇之人，如何不惱？登時大怒，恨不得天都要扳將下來！想出一個惡計。到夜來黃昏時候，叫了數十個如狼似虎的家奴，各帶短棍，吩咐到洪家搶他女兒來，且做了親。等他告到官，就斷離了，我已睡了他女兒，落得暢快。又一算計，做了庚帖禮帖，令家人藏在身邊，進門去搶時，撇在洪家，算個把柄。

眾家人依了主命，乘黃昏左側，趕到洪家門首，一聲響，打開了門，打將進去。這時洪家尚未曾睡，一家認做強盜，嚇得魂不附體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眾家人看見女兒，搶來駝在背上，飛走去了。眾人一哄都散。這繆氏見是搶女兒的兇人，不是劫錢財的強盜，便出門前哭罵：「是誰天殺的搶我女兒！」鄰里聽得，陸續開門出來觀看。雖昔厭這繆氏，然見搶了他的女兒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也都為他懷著忿氣。

偏有這希家一個小廝，叫做阿牛，性子也極潑賴的，聽得繆氏在門外叫罵，便不勝其忿，趕轉來，照著繆氏兜嘴一掌，繆氏不曾提防，這一掌來得力猛，翻跟斗跌在沿石上，頭正打著石塊尖角，登時暈暈。

此時眾鄰里都有燈籠火把，卻見這惡廝趕來打倒繆氏，洪奉源父子向前擒捉，眾鄰里齊來幫助。這惡廝初先好不興頭，見打倒了人，他也原不著忙。他見打殺了人，不足為奇。見人齊來拿他，方有些著急。卻早已縛定了，口裡還硬，被眾人狠打了無數嘴巴。照看繆氏時，才得甦醒，頭上打了一個窟窿，血流不止。洪奉源父子扛了繆氏進去。

眾鄰里拖惡廝進門，打問惡廝，才曉得是希家家人。內中有見識的道：「黑夜劫閨，又行兇殺命，兩重罪犯，明早生成要報官究治，他就是天官、皇子皇孫，也要依著道理。只是一件，他們眾家人見少了這小廝，還要轉來搶奪，大家都要防備。」話未說完，早聽見外面人聲喧搗，口叫還人。果然眾家人走到半路，見少了阿牛，料是還在洪家，便分一半趕轉來要人。亂喊亂叫，反說：「清平世界，你這一班該死的狗才，怎麼藏了我家小廝！」鬧將進來。這時洪家鄰里，也有四五十人，一齊拍手喊叫：「清平世界，怎麼搶人家閨女？又打殺了人？你們就是鄉宦人家，難道沒有王法的？一總捉住了他，明日好一齊解官！」眾家人見不是局勢，一邊罵著，只得轉回去了。豪奴使慣了家主的勢，真正看不得。

這邊洪家見繆氏受傷，奉源父子只好去料理打壞的人。眾鄰里趕散希家眾人，轉身進來，見抬上有兩個紅帖，眾人取來一看，有識字的，念了一遍，道：「這是希家做就圈套，丟下這個做證見，所以敢來搶人。」有個道：「他家的帖子好寫就了丟來，這邊的帖子如何假捏得出。」有個道：「如今奉源的令愛被他搶去，不會逼勒他說出，也好寫就的麼？」有個道：「這樣帖子要他何用，不如燒去。」有個道：「不可，你若燒了他的，倒是痕跡。不如且留著，終久實事抵賴不過，明明搶人時撇下的，我們大家都見，他須謊賴不去。」只見洪奉源的兒子洪一出來，見了帖子大怒，搶來便向火燈上燒，眾人道：「且留了，倒好說話；不然反叫說要滅他的形跡，賴他的婚了。」急急打滅了火，已是燒去了一角。這時洪家一夜不得睡。守至天明，洪奉源央人扛了妻子，同了這地方上保甲鄰佑，並打哄看事的，不下百十餘人，押了希家阿牛，到東鄉縣衙門前來，尋代書寫了詞因，專候縣官早衙解進。

且說洪家女兒二妹，見人打門進來，急向床後躲避，被眾狼虎搜出，照著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一把拖來，駝在背上就望外走。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如醉如癡，聽他駝抱。走到一家進去，到一房裡歇下。只見一人說道：「小娘子，不要嚇壞了。你們也該好好的，怎麼把他頭髮都扯散了？簪兒都不知掉在那裡了。」只見一人說道：「走得慌，顛散的。」這般駝抱，再加跑急，自然弄得散發地位。情狀逼肖。只見眾人忽然都出去了。止有一個人，便來抱二妹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到我家，卻是你的造化，你有恁的福氣。便隨了我，包管你富貴榮華，一世裡快活不盡。」此人非別，即是希懋先這廝。洪二妹此時神魂有些定了，聽了這般說話，那得不哭？便兩袖掩著面龐，放聲痛哭。這廝登時大怒，叫進十來個丫鬟，把洪二妹洗剝淨了，推在床上，捉住手腳，竟行奸污。洪二妹殺豬也似喊哭，這廝那裡管他！叫丫鬟們看守好了，才出房去，問眾家人搶人情景。方曉得阿牛被洪家捉住，說是打壞了洪家妻子。想來這件事生成是一場官司，須停當了他家婚書帖子，也有一個把柄。便進房嚇令二妹說出年紀月生，並三代父母姓名。這女兒只顧痛哭，那肯說出？又惱了這廝性子，又叫丫鬟們把二妹赤條條的拖起來，把拶子來拶，罪過。這班潑賴奴才，生成有這般情性，總不曉得一些溫柔鄉的情景，不過一味淫欲而已。二妹痛極難當，只得說出生年時日及父母名姓，其餘其實不知。這廝道：「也罷，他是與我為妾的，只要他父母立了婚帖便是，那管他什麼祖宗三代。」當夜便叫家裡已前假寫禮帖庚帖的人，他還在行會寫，把個帖兒做就，又做下狀詞，說洪奉源要賴婚，倒搶去小廝阿牛，求官審理。叫家人做了抱告，守到天明，也到縣前來。

這希寧得知兒子做了這件沒天理事，總不說兒子不是，反與喬進士商議，連夜打通了知縣的得用吏書，先行稟知縣官，送銀五百兩，要官審斷洪家賴婚，故此搶婚的。

這知縣是浙江紹興人，少年科甲，一味要錢，政事民情毫不曉得。受了希寧賄賂，到明日傳梆坐堂。洪奉源上前，告搶女殺妻事，告希懋先為首，不識姓名豪僕二十餘人，現獲兇手一名阿牛。這縣官也不相驗打傷婦人，只叫皂頭帶了阿牛，把洪奉源狀詞收了，吩咐候示期聽審。洪奉源與地方一千人只得走出歸家。這希懋先也上堂遞了狀詞，縣官也吩咐了候審的話，各各散訖。便出了差人，稟提兩造。

到了審日，知縣先叫希懋先，後叫洪奉源。聽了希懋先的鬼話，只把洪奉源詰問。又叫希懋先的干證，這干證執行過聘禮，各有婚帖禮帖為憑。又叫洪奉源問，這洪奉源如何說是有的？自然說並沒有這事。縣官便叫把干證夾起，干證一口咬定說有的。希懋先又把假做洪家的庚帖禮書回帖，與知縣驗過，知縣便叫把洪奉源夾起來。這洪奉源如何熬得？合衙門的人都受了希家賄賂，夾希家一邊人，是鬆長夾棍；夾洪奉源，便是絕緊絕短的夾棍。洪奉源便殺豬般叫喊，供出當初搶女兒時，他家撇下帖子是有的，鄰里都看見的。知縣叫差人押了回家取帖。移時拿到，知縣見燒去一角，大笑道：「你若不賴婚，為何要燒他的帖子？明明自露賴婚顯跡。這般刁奴才，不夾不招！」不知情理的官也要審錯了，何況受賄見偏，那得不到冤枉地位。再叫夾起。洪奉源極口叫冤。希懋先又上前指洪一奸刁，同父賴婚。知縣叫把洪一也夾起來。可憐這洪一，小小年紀，如何熬得？洪奉源捨不得兒子，只得誣招。知縣然後審問阿牛，阿牛供稱繆氏見抬了他女兒去，出來拖扯，兩相摔扭，失腳跌地，磕傷頭顱是實，我並不曾打他。知縣去了四根籤，打阿牛二十板，當堂判招定案。其招詞曰：

審得洪奉源初以女二妹許與希懋先為妾，父母有命，媒妁有言。希氏復經納采，洪姓亦已答聘。婚書庚帖，各有執憑。乃洪姓忽以小星為恥，意欲寒盟。希懋先乃突出奇策，乘夜挾女以歸。雖於情理未必盡協，然懷忿不得已之私心，實洪姓有以致之也。挾女之時，母攘臂奪女，遂與希氏小奴阿牛摔扭，失足跌地，適頭與石相當。賴婚比之蘊積，不過求善價以待沽；頭破可以居奇，遂思借大題而雪恨。知縣亦是有才，處處迴護，且又詞嚴理順。真足混淆是非。庭訊之下，希氏所執婚書回帖，鑿鑿可憑；而洪姓竟以半投秦火，賴婚之跡，欲蓋彌彰。豈曰人謀不臧？抑亦天理有在。二妹斷歸希氏；奉源父子合擬杖懲，姑念無知寬宥；阿牛量責，以杜後訟；餘無辜各釋寧家。均宜凜遵，毋得再瀆。

知縣判畢，令招稿吏朗念與眾人聽。希懋先叩謝而去。洪奉源父子被夾，負痛難行，鄰里中有個看不過意，駝了出來。這些保甲鄰佑干證都不叫著，大家歎口氣，只好背地裡罵聲「瘟臧官，燒骨頭還鄉罷了。」

洪奉源父子歸家，抱頭痛哭。繆氏問知這些審斷原故，原為破頭傷風，成病沉重，再加煩惱，不兩日身死。奉源只得買棺殮殮。這一口氣如何忍耐得定？必要往上司告理申冤。又因腳痛難行，只得養了半個多月，有些好走。一日夜裡，望空拜告天地祖宗，泣訴一番。冤情忿訴，自然感動神明。帶了兒子，背了行李，把家中關鎖了，只說出門投親，便望府中來，奔府告狀。

且說凌駕山此時出巡到撫州府，正值十一月初間。把應行事宜、照常分撥，也料理了好幾日。一日閒暇無事，在私衙裡著閱文卷。只見北風大作，甚是寒冷，紛紛揚揚，攪下一天大雪。魏義暖了一壺酒來，擺上幾碟魚肉。駕山心上也思飲酒，便推開卷宗，舉杯獨酌，看著怪風迴旋。只見兩隻烏鴉從西飛來，歇在廂屋簷頭，鴉背堆滿著雪，向東怪鳴三聲，同鳴同止。駕山看了，便覺心動，叫聲：「奇怪！此地必有恁的冤情，故神明遣禽鳥見示。」乃立起來，對著烏鴉道：「二鳥果為冤情而來，可再回叫三聲。」那兩隻烏鴉果同叫三聲，不多不少。駕山心下轉念：「世上冤情盡多，只是這烏鴉又不曾說話，不知冤情在於何在？卻教我何從察訪？」猛一會意：「這烏鴉向東而叫，莫非冤事卻在東方？」便又對烏鴉道：「冤事莫非就在東方？我今即著人往東察看。若果如此，你再叫三聲。」那兩隻烏鴉竟會人意旨的，又向東齊叫三聲。駕山渾身凜冽，必有奇冤。又說道：「這冤事我必細訪推詳，務期必雪，不負你禽鳥告戒之意。」那烏鴉方和緩低鳴三聲而去。此時魏義在旁斟酒，見了烏鴉詫異，也驚怪不已。駕山便立喚一個心腹能事衙役，同魏義穿戴雨衣，騎馬出東門，遇見有可疑可詫之事，即刻帶來回報。魏義會意了得，便同衙役上馬，出東門察看。

行不上五六里路，到一個荒涼所在，只見一人僵臥雪中，一個少年在旁哭泣，著實在那邊撫摩叫喚，情景慘傷。魏義暗道：「此事必當究問。」乃一同下馬，向前問那少年：「因何哭泣？這凍倒的人是你什麼親知？」那少年看著魏義二人，乃說道：「我姓洪，是東鄉縣裡人，這是我的父親。」魏義道：「為何跌在這裡？有何痛楚？」只見那凍倒的人渾身寒顫，開眼看著魏義道：「二位是做什麼的？我要凍死也，可憐見救我一救！」衙役道：「我們是官府裡的公差。」那人愁眉發顫道：「我是東鄉縣裡百姓，叫做洪奉源。因受了天大奇冤，兩腿夾傷，又遇了這般嚴寒天道，雪又下得大，跌倒在此，卻要死也。爺們可憐見扶我一扶，救我一救。我這兒子也曾夾過，他年紀小，氣力不加，攙扶不動。」魏義暗喜道：「這是一件冤情了。」便扶他起來。這洪奉源又痛又冷，直閃了去，又復一交跌倒。魏義道：「是此怎了？」衙役道：「魏大爺，我有道理。我把這馬與這人騎了，大爺先同他到衙門上，我同著這個小廝慢慢走來。」魏義道：「有理。」

那洪奉源聽得這話，大喜道：「爺們是什麼衙門？」衙役道：「你到那邊自知。」洪奉源道：「我受了冤，原想奔府告狀。如今承二位爺救我性命，不管什麼衙門，我只管告去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掙扎起來，要向魏義二人作謝。你道洪奉源先前扶起便跌，這時卻怎麼立了起來？只為得知了衙門裡人，又肯做好事，把馬與我騎了，到衙門上去，必肯替我幫襯准狀，這是天落下的造化，如何不喜？人到稱心快意時，憑你痛苦饑寒，便覺歡然無礙。是極。所以竟能掙扎立起。衙役替他拂去了身上的雪，扶襯他上了馬，把行李縛在馬後，魏義上馬幫著他，同行先走。衙役便與洪一隨後走來。在路上，魏義問奉源，衙役問洪一，都曉得這種冤情了。

移時，魏義與洪源先到衙門上。叫洪源坐在班房裡，問知洪源會吃酒的，便叫門上人暖上一壺酒與他衝寒。自己進見，細稟已上情節及路上所述冤情。

駕山聽到希懋先是希寧兒子，搶奪閨女強姦，又行兇打死洪源妻子，心上暗念：「這賊狗父子濟惡，天道難容！當年誣我為盜，破我家私，若非僥倖天地祖宗之幸，得以成名，至今尚宵啼露處，不知飄流何在。今幸天敗，犯出這般大罪，縣官必定受了賄賂，故敢顛倒是非。我自自然要替百姓除害，以直報怨。」吩咐待他兒子到來，帶他父子進私衙細詢。

魏義傳話出去。不移時，洪一也到了，也吃了幾杯酒，定定神氣，方帶他父子進衙門回話。洪源得知是巡按衙門，見天有日，歡喜倍常，便跟了衙役，直到私衙裡，跪下磕個頭。駕山看那洪源，不上五十年紀，這洪一相貌頗佳，便知他女兒必是美貌的了。因細問根由。洪源盡情哭訴始末，道：「妻子被打，只隔得十七日，便至身死，分明是打死的。搶女之夜，撇下帖子，小人兒子忿極要燒，鄰里四十多人皆所目擊，縣官總不叫問，只聽希家一面情詞，反說納聘是真，燒帖賴婚是實。女兒搶去，不知死活，妻子又被打死，小人父子俱被夾壞，一家拆散，冤似海深。今日得遇青天，預先曉得小人父子跌倒雪裡，差人遠來搭救，真是神明老爺，小人的冤誣得雪。不然直教凍死在路，小人的兒子也是死命了。」說罷，父子二人痛哭不已。駕山道：「你女兒在希家，如今怎麼樣了？」洪源道：「不知死活存亡。小人妻子死時，也曾央人去報信，被他門上人亂打出來。確有之事，非洪源說謊。至今小人的女兒毫無消息，也自然不知母親身死。」駕山道：「縣審過後，希家可曾有人到你家來？」洪源道：「沒有人來。但有人傳聞來說，叫小人安靜過去，也還留著餘生，不然要打折了小人兩腿，問罪遞解遠惡軍州，小人的兒子要捉進府中，另有刑法消遣。故此小人父子出門，只說投奔親戚，不敢說奔府告狀。又聞得希家說，悉憑小人那裡告來，就動了公稟，也不足為慮。」駕山吩咐衙役，押著洪源父子，在衙門外飯鋪住下，著落店主人好生看覷，蓋恐希家有人來暗算。又吩咐洪源速寫狀詞投遞，以便立拿解審。衙役依言，帶出安頓了。即具了狀子遞進。

駕山即差官往東鄉縣，著落縣官立提洪源告希懋先搶女殺妻事一案文卷，並附卷婚書禮帖，不得遺漏片紙。並提希懋先並不識姓名家人二十名，小廝阿牛，原煤干證，及洪源地鄰保甲並該縣經承等一千人犯，火速星夜赴轅聽審。如少一名，該縣經承與該差立即處死。這差官如飛趕到。知縣嚇了一跳，立出差拘各犯起解。

且說希寧父子，自凌駕山點了江西巡按，已嚇了一跳，恐怕前來報冤，也著實擔著憂愁；幸喜搬移他所，以為無人觸發，可以無事。今見兒子搶人女兒，卻也有些著忙。所以同喬親家算計，賄囑縣官，以為審斷定了，出了山招，有了牆壁；況且看得這樣事不足為奇，總不在意。今卻見按院忽然來提，又不見據何人告發，雖則有些驚怕，終以縣卷審定，不怕十分別樣翻招，認做可以延緩，還與喬進士商量，出神算計。那知按院隨又差發手批，並帶花押鎖封，鎖拿承行案件經承，星夜起解，如遲一刻，官措吏處。縣官著急，請希寧與喬進士到衙面說，不能刻緩。希寧無法，只得打發兒子並家人等起身，同了縣裡兩個經承，齎了文卷。這邊洪源地鄰保甲都行起解，一齊到巡按衙門，投文候審。希寧同了喬進士，帶了萬金，隨後趕來，恐怕有夤緣囑托之處，便好不時應用。

駕山收瞭解文，因遲了一日，將鎖到的承行經承，發轅門外重責四十板發回，便懸牌次日聽審。希懋先打聽得洪奉源在巡按衙門口住地，明知是他告發的了。到了次日，希懋先到衙門上，絕無動靜，傳說按院今日有事，明日才審。

原來駕山得知希懋先父子都到府來，便差能事衙役齎了文書，暗同洪一竟到東鄉縣，立提希家所搶洪氏。縣官立即差人，協同院差到希家。希家無人作主，見得按院提人，不敢推阻，只得放出。你道按院前日提人時，為何不一總提了？駕山蓋深知這希寧父子好險異常，若一總拘拿，恐這洪氏便遭意外之變，雖惡人終乎難逃法網，然善良先已受了不白之冤，豈不將洪氏坑害殺了？——所以做有司官府的，不肯實心為民，不會周全良善，往往多有此失。——今駕山已前特空著洪氏不提，使希家認做不要此女質審，便不在洪氏身上著想。今日出其不意，便使他一時算計不來。正是：

為政全乎要實心，又須智術衛良民。

若言我只依常理，多少奇冤未必伸。

卻說洪二妹提出虎阱，也還未知是禍是福，及與阿哥相見，相抱痛哭，洪一說了巡按提審原委，方才有些放心。按院著洪一同去，用心周密。這能事衙役已僱了轎子，抬了洪二妹，星夜到府。卻值後日早堂回話。這希家也趕人到府通信，已是審過了。

這早希懋先又在轅門伺候，只見按院放炮開門，本府的大小各官，無不畢集，陸續進見。轅門兵丁，回風報事。軍牢夜役，進院站班。少頃，只見批差擎牌出來，就審希懋先一案。希懋先跟著批差走進。只見洪二妹已在二門上同著父兄，並洪家里鄰一千人，跪在東邊，大驚不小。這洪氏幾時提到的？跪開了又不好問。只見自家的干證家人等並經承，一總來跪下了。只見上面叫洪源，又見叫洪源的保甲鄰佑，方叫到希懋先。希懋先料是他們吐實供稱，心上也有些著忙。

駕山問道：「你怎麼夤夜打搶人家閨女，綁縛強姦，是何道理？」希懋先道：「職官是讀書的人，頗知法度，怎麼肯做這事？總為這一句話，把天下事都弄壞了。這是洪源將女許與職官為妾，納過聘禮，後來洪源竟要賴婚，是職官不甘，請同原媒到他家裡，抬了他女兒回來，洪源反捏詞誣告在縣裡，蒙縣主審明，現有山招，並洪源自認賴婚口供可據，只求老大人明察。」駕山道：「當日洪源賴婚，有何事跡可憑？你何由知覺？」希懋先只被這一問，卻不曾打點，嘴裡便七個八個支吾了一回，方說道：「聞得洪源要賴婚，有人傳說。」駕山問道：「何人傳說？」希懋先道：「是媒人說來。」駕山道：「媒人來傳述了，你可曾去面與洪源理論過，然後搶他的女兒？還是一得知了賴婚的話，即行搶歸的？」希懋先又支離了兩句，方說道：「與洪源理論過，因他不從了，然後抬他女兒。職官是知理法的人，那好不與理論過，便敢輕舉妄動。」駕山便叫希家的干證——即係原媒。希懋先便要立起走下，駕山喝住，待干證到案前，然後吩咐希懋先跪在泊水口頭，離了干證有三丈多遠。駕山厲聲道：「你就是兩家的媒人麼？洪源要賴婚的話，是你多事往希家傳述的麼？」情虛的人，話無的實，先派他一個「多事」，自然反其所問，真情立見了。干證道：「老爺，小人正是媒人。洪源賴婚的話，不是小人傳說，是希懋先自己在那裡聽得，不乾小人多事。」駕山又厲聲道：「希懋先搶洪家女兒，你在那邊沒有？」干證道：「不在那邊。」希懋先跪在下面聽得，喊道：「你怎不在那邊？我請同你去抬的，難道忘記了？」干證便接口道：「小人忘記了，希懋先去抬洪源女兒，小人是原媒，同去的。」駕山笑道：「好奴才，轉口好快。希懋先說是你傳述賴婚的話，你義供希懋先自己那裡聽得，與你無乾；希懋先供稱請同原媒搶親，你又供沒有同去；見希懋先執說去的，你又隨轉口說是同去。你那裡是什麼原媒？是買來的光棍！本院也不耐煩你這利口，左右打嘴！」皂隸搶上堂來，拖翻干證，打到六十巴掌，叫且住了，這干證已打得滿嘴牙齒個個活動，兩腮脹胖，好像燈籠，著令跪在堂上一壁。

駕山又叫希懋先問道：「你既行聘到洪家，帖子是你自己寫的麼？」希懋先道：「是職官自己寫的。」駕山吩咐門子將紙筆等與希懋先寫字來核對。希懋先道：「起稿是職官起的，上帖是職官家人希能所寫。」駕山道：「希能在那邊麼？」希懋先道：「職官家人不過十數個，這洪源誣告二十餘人，其實沒有，就是抬他女兒時，原沒有一齊去，今卻被他一總誣告了，因凜遵老大人台法，這十數個家人一總叫來，都在下面。」駕山便叫希能。只見希能上來，是一個胖大漢子，有些假斯文形狀，又有光棍氣象。駕山叫寫字來瞧。這希能寫了兩三個字，便住了。駕山叫：「就把帖子上字樣，寫二十個來。」希能只得寫了二十個字。門子接來，放在案桌上。駕山一看，與帖上一些不差。便叫希能問道：「你替家主寫帖，怎麼又替洪源寫帖？」希能大加驚駭，只得硬著嘴道：「小人是希家的人，怎麼替洪源寫帖？不要說沒有這事，也沒有這理。」反欲以理奪人。駕山叫把洪家燒殘的帖，與希家所執的帖，總與希懋先看，可是筆跡一般無二。希懋先道：「筆跡雷同的頗有，只是洪氏生時月日，難道職官那裡捏造得來？」這個奴才只道單出他乖，別人都是呆的。

駕山笑笑道：「不須狡口。」乃叫洪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父親把你許與希家，你家答聘去的婚書庚帖，是怎麼開寫的，你知道麼？」洪二妹哭道：「我今年十七歲，並不曾許恁希家。那夜希家許多人打門進來，還認做一班強盜，我躲在床背後，被他們搜

出，搶到他家，綁縛強姦。後來希公子又問我生時月日，又要問我父母名姓、祖宗名字，叫我沒有說，便把我撈起來，我痛不過，只得說了生時月日，與父母名姓。這祖宗名字，其實不曉得，便沒有說。希公子便也不曾再撈。」希懋先道：「老大人，不要聽他胡說。這奴才在家，有了姦夫，不是個處子，故此他要賴婚。真正可惡。不然為何燒我帖子？」駕山聞言大怒，拍案罵道：「你這萬副奴才，立刻死在頭上，還不知道！你道本院處不得你？你只強姦閨女，就該砍你驢頭。你反污蔑他有姦夫賴婚，情理難容！」再也耐不去了，吩咐左右，先打他的嘴。皂隸吆喝一聲，上堂拖翻要打。

希懋先意中竟認按院莫可如何他，還想官司縱輸，也只好處他的家人；今見先叫打嘴，便喊叫：「擅打職官，該得何罪！」好貨。把手竟來招格。駕山大怒，拍案大罵：「何物狗奴，敢稱職官？著實痛打！」這些皂隸見說到希懋先兇惡處，人人切齒，摩拳擦掌，恨不得就搶上堂來，一頓臭打，也好先出出氣。今見官府叫打，這廝還敢招格，一發恨怒不過，便緊緊按住，狠命痛打。也打到六十叫住。稍舒華嶽之氣。這希懋先是紉摺膏梁，蒿條棒兒沒有上身的，今日被這一打，頃刻便象了一隻矮狗。駕山又叫洪源里鄰保甲，問火燒帖子之故。眾人異口同音，直供真情。駕山叫把希能夾起來。希能初先還強，駕山叫敲，打到五十槓子，方供稱：「主人搶女強姦是實，當夜因打壞洪源妻子，料有官司，故算計假做婚書禮帖，以便執憑，兩家的帖，都是小人捏寫。」駕山叫放了夾棒，令希能自寫口供。

然後叫把希懋先夾起來。希懋先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喊道：「小人願招實情，求老爺不必夾罷。」駕山道：「情真罪實，那怕你不直招。但這一夾棒，斷斷也少不得。」眾皂隸也恨他不過，一把揪翻，剝了鞋襪，緊緊收紮，著實奉承。大快人心。這廝是錦繡裡裏出來的，何曾吃著這般滋味？死去了幾番，又敲了五十槓子，方才放夾。吩咐給與紙筆，令他自寫罪由。叫門子看著他寫，如有一字寫得糊混，取上來看了再夾。這廝怕得沒地洞鑽，何敢隱諱，磕伏在地上寫著，道：「九月九日，因登高遊玩，見了洪源源女兒貌美，不合起心圖謀作妾。又不合於十一日黃昏時候，叫家人打入洪家，搶女歸家，綁縛強姦。又不合令家人希能捏寫三代禮帖，乘打搶之時，擲向洪家。又不合私動官刑，撈逼洪氏，勒吐生時月日、父母名姓，令家人希能捏寫洪源回聘庚帖婚書。種種罪孽，俱係自作，懇求老大人恩開一面，生死不忘。」駕山看了，放在案上。

叫帶過干證。干證爬將過來，當面跪下。駕山道：「你這光棍奴才，怎麼助紂為虐，是多少銀子買來的？夾起來招個實情。」干證極聲喊道：「希懋先已招了，小人也情願直招，求老爺饒恕！總是小人該死，還望仁天老爺格外施恩！」駕山笑道：「你這班人，最好狡狴，以非為是，以直作曲，不知害了若干好人。本院也素知你這班人有三樁本事：嘴，腿，腳。本院今日叫你三件都受了痛苦，方肯退悔。」真正刁惡干證，饒你廉如夷齊，也要被他質成饕餮。叫左右夾起來。干證愁眉蹙額，痛哭哀苦道：「小人該死，如今情願直招，只求老爺饒來罷。若有一字含糊，任憑老爺賜夾，就夾死在老爺台前，也是情願的。」奸刁之人泥首求哀，似乎可恕，其實皆詐也。駕山道：「朝廷設立刑具，原是處治惡人，怎麼饒得！」皂隸扯下干證，驗了夾棒，夾將起來。這干證真個熬刑，一聲不則，單單打哼。將次收足，只聽得一聲響，夾棍折了一根。駕山笑道：「真是好腳。」叫換一副絕短絕緊堅固夾棒再來。皂隸稟說犯人暈死了。駕山道：「假的。且住了手，把紙淬煙，薰他鼻孔。」皂隸依言做事，只見干證連牽打了三四個噴嚏。駕山笑道：「可是這奴才詐死，著實夾。」干證哭叫道：「仁天老爺，小人也是一時利令智昏，落了希懋先的局套。小人也是父娘精血生的，熬不得這般痛苦！老爺就是上天一般的仁民愛物，救了蟲蟻，蟲蟻也知感恩，只求仁天老爺饒恕！」以此人情之言倒入慈心懷裡，希圖饒恕，真大奸惡。駕山喝道：「你既是一般父母所生，為何不守本分，偏要為惡？本院極厭你這張利口，何勞你來奉承！左右再打他四十嘴掌，滿了一百。」皂隸又捉住，打了四十嘴巴。牙齒打掉了三四個，然後套上夾棍，收足了，吩咐打一百槓子。打完了，就夾了打腿。頭號靑青，重砍四十，然後放夾。這光棍好一個鐵漢，也熔做一塊錫糖。乃叫阿牛上來，也一夾棍，招出那夜搶女，打翻繆氏，以致觸石受傷身斃。

然後叫東鄉縣經承上來。這經承初先見巡按來提，也原打算僱人頂替，只因這個凌巡按精明，不敢作弊。這時從早晨審起，已到日晡，見巡按審事，愈覺精明，竟無一毫厭倦草率處。大凡官府審事，總則一個厭倦草率了帳，所以凡事審得不清。聽得夾打一人，無不嚇得一跳，尿都嚇了出來。這時叫著，因跪了半日，跪得腿軟筋麻，立起來一幌，便一個跟斗，爬到案前跪下。駕山道：「你見得這些供招事情麼？」經承道：「老爺龍圖再世，神明大縱，審得極是。」駕山道：「你本官怎麼這等糊塗不公，這一篇招狀，總無情理。希懋先乘搶女之時，擲下帖子，這些里鄰無不共見；洪一要燒燬復留，眾鄰佑亦皆目擊，怎麼你本官總不叫來詢問，竟坐以『婚書庚帖，各有執憑？』賴婚實非細事，必須確有實據，即使希家果有婚約，必洪源實有賴婚之跡，方可聽斷。今漫然意擬『忽以小星為恥，意欲寒盟』，如果有此情，希懋先何妨鳴官告理，乃竟行黑夜搶奪，這個竟有大不合在裡邊了。你本官怎麼反替希懋先遮飾，有何『懷忿不得已』坐以洪姓所致？阿牛打傷繆氏致死，於阿牛則稱『小奴』，於繆氏則稱『失足』？洪一忿恨燒帖，則實以『賴婚之跡，欲蓋彌彰？』繆氏致死有因，反斷稱『量責阿牛，以杜後訟？』周聽則明，偏聽則暗。你本官得他多少賄賂，如此一面情辭？你須從實供來！」

經承只顧磕頭道：「這是本官主見，小人實實不知。」駕山道：「官吏朋比作姦，本院已經訪確，還敢胡賴，推個不知。夾起來！」皂隸又吆喝一聲，拖翻去夾。經承極口號叫道：「小人願招，是五百兩。」駕山道：「五百兩是你過付？」經承道：「不是小人，是喬進士自己送進，就是希懋先的丈人。」駕山道：「喬進士送去，不由你作先容，如何得進？」叫慢慢的敲了一百槓子，然後放夾。也令經承自寫口詞。又叫希懋先將寫過供單上，添了阿牛致死繆氏及行賄事實。懋先只得寫道：「家奴阿牛，不合將洪源妻子繆氏打傷，辜內身死。懋先慮罪，托丈人喬進士賄囑經承，繳縣官銀五百兩，所供是實。」

在官人犯一總畫了花押，希懋先、阿牛、希能、干證、經承俱送重監收禁。洪源、洪一、洪二妹，討保在外。其餘里鄰保甲，俱釋放寧家。駕山退堂，各官俱散。

百姓在轅門外聽審的，不下千萬人，也不管在官府面前，也不管在希寧父子、喬進士面前，一片聲叫著：「青天老爺！審得這般公明快暢，真正天開眼了！」聲徹內外。做好官的原榮耀。所以說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

駕山因有喬進士及知縣在內，連夜寫本，差官刻日齎奏。又發出希寧父子惡跡，出示召告。東鄉縣知縣見巡按審出真情，料無好處，乃自縊身死。該縣同城官具文報來。數日後，東鄉縣受害百姓有狀詞三十餘起，這番申動了吉水縣裡百姓，受希家害的，都趕來投狀，有三四百張。這番希寧自己，並大兒子希恕先，第三個兒子希志先，都有事發覺；連這喬進士，也有冤家五六十人，總在巡按衙門控告。駕山只揀重大事情提審究治。原照原案具題。

至三月裡邊，倒下部文，奉旨說希寧父子濟惡，罪浮於法，難以一日姑容，著立即處決。希懋先、希能等，斬首示眾。希寧、喬進士、希恕先、希志先、阿牛等，絞。各犯名下追贓入官。東鄉縣經承、干證等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東鄉知縣處罪縊死，應毋庸議，仍於家屬名下追贓入官。其從前摺縱各犯官員，或有升調降革，俱著撫按嚴查定罪具奏。駕山按了這部文，便將眾犯分別決遣訖。

江西省中除去大惡，人人稱快。洪源父子來謝。駕山吩咐擇個讀書士子招配二妹。卻有一個飽學窮秀才俞啟宗，少年未娶，央人說親。洪源欣然依允，擇吉招贅。夫婦極其相得，下年便得聯捷，官至部屬。二妹浩封宜人。也不枉了洪二妹。洪一虧了妹婿提攜，納了三考吏，做個主簿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駕山出巡到贛州，江西省總兵駐紮贛州，互相拜會。這總兵即是張達，因有軍功，遷擢此任。駕山會晤，始知出於李公門下，與摺珩、延秀都是同事。張達也知凌巡按乃李公之婿，石、柳兩總兵俱是莫逆，便與駕山十分見好。駕山見他也是豪傑，相待甚厚。張達一日盛送禮物，駕山便設宴請他。因這赴席，有分教：

一夕盤桓，樽俎聊酬知己；
片言拖逗，人生終有相逢。

未知有何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好女子盛妝出遊，往往招禍，切宜戒之。近時有一家，數女子踏青某所，貌既美而妝復豔，為一惡紳所見，乃威逼其丈夫為奴。丈夫歸責其妻，數女子皆恨極溺死，丈夫痛忿亦縊。半年後，惡紳與其黨羽皆白日被神追攝，囚繫而死。嗟乎，舉家慘毒，一時畢命。彼惡紳之死，烏足以償。悲夫！